

青春の門

自



青春之门

四川人民出版社
王志松 陈朝晖 古明选
陈凡 林京 程文新 译
〔日〕五木宽之 著

青春の門

责任编辑：文 宣、张正修

封面设计：任兆祥

技术设计：禾 心

青春之门·自立篇

〔日〕五木宽之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mm1/32 印张11.5 插页1 字数210千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0038-3/I·44 印数：1—150,000

定 价：2.95元

《青春之门》

〔自立篇〕

内容简介

《青春之门》（自立篇）是日本当代文学巨擘五木宽之的长河系列小说之一，问世后已印行十四版，销售量突破两千万册，始终保持战后日本文学书籍发行的最高记录。

信介伊吹——一个从九州到东京上大学的日本青年，刚刚踏上人生的旅程，去一步步叩开青春的门扉，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波折。由于世道艰辛，生活所迫，他不得不放弃大学学业去打零工，甚至出卖鲜血。后来石井老师选他作了一名业余拳击手，他才又开始了学业。在此期间，童年的女友不幸堕入风尘。妓院的黑暗，嫖客的无耻，世态的炎凉，使信介不顾皮肉之苦，终于救出他心爱的女友脱离苦海。纯洁的爱，本应开出洁白的花，然而，偶然的误会，她竟从他的身旁悄悄溜走，给信介留下无限的惆怅和遗憾。

本书构架宏大，人物生动，情节曲折委婉，其细腻入微的描绘，读来令人撕心裂肺，幽然生悲。一幅幅壮阔的生活画面，展示了主人公对人生的探索，对异性的追求……从一个侧面构成了日本近代社会的缩影。

面向人生的年轻读者，将会从此书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寻得生活的真谛。

目 录

上 篇

- 进京..... (3)
- 第一位朋友..... (11)
- 苍白的姑娘..... (47)
- 五月的深夜..... (55)
- 卖血者..... (71)
- 奇妙的邀请..... (93)
- 新宿风月堂..... (110)
- 打赌..... (122)
- 痛苦的深渊..... (129)
- 和织江重逢..... (155)
- 燃烧的季节..... (170)
- 雨中的男人..... (177)

下 篇

苍白色的额头·····	(185)
黑暗中的对话·····	(197)
内心的自白·····	(205)
无知的误解·····	(210)
夜寻织江·····	(215)
杀人的英治·····	(224)
男人的生活方式·····	(249)
投掷酒瓶·····	(264)
夏天的角落·····	(279)
秋天的诱惑·····	(290)
织江失踪·····	(298)
秋雨之夜·····	(306)
离别·····	(321)
歌手和大炮·····	(330)
未知的旅程·····	(357)

上 篇

进 京

列车进入车站后突然来了一个急刹车，这激烈的碰撞声惊醒了伊吹信介。他抬起头来，一边眨眼一边往窗外张望。他还未看清这是什么地方，只看到长长的站台的柱子对面有一幢红色的建筑物，站台上人来人往，一片热闹景象。扩音器里不时传出喧嚣声。由于播音员说得很快，他实际上什么也没听清。

“哎呀呀，终于到了！”

坐在信介前面的中年男人感到象松了绑似的轻快，一边嘟囔着，一边向信介笑了笑。他从起点站博多开始一直坐在秋叶的对面，看来象是一位药品公司的推销员。

“啊啊，坐了整整一天一夜，真疲倦！”

这中年男人伸了伸懒腰，对周围的吵嚷一点不在乎，又是慢慢地点上一支香烟，象是想给自己提提神似地大口大口地抽起来。看样子，这中年人是老出差的了。

“到东京了吗？”

信介一边用右手揉着眼睛一边问。

“嗯，到东京了。你一看那来来往往的人的样子便知道，这里不象九州，连人的脸色都显得十分紧张。”

听中年人这么一说，信介似乎也感到有点神经紧张了，他用一只手在膝盖上重重地敲了两下。

“喂，早稻田大学的新生，好好学习吧，也许我们有点

缘分才在这列火车上相遇。这是我的名片，要有事可打个电话给我。不过，每月中我大约有半个月在地方上跑。”

“谢谢。”

信介还是第一次从别人那里得到名片，因此，他把这位推销员的名片小心翼翼地放在了衣服的兜里。至此，这位推销员便是信介到东京后所认识的第一个人，这似乎使他胆量稍大了一点儿。他一下跳了起来，从行李架上取下了旅行包，重新结紧了运动鞋带。啊，终于到东京了。

上次升学考试时，信介曾到过东京，但那次是和高年级的同学以及同班同学们一起来的。但这次可不一样，完全是他自己一个人来的。而且，现在他已经离开了母亲，离开了塙龙五郎，离开了家乡筑丰。他已经无处可走了，只有早稻田大学才是他今后几年的栖身之处。

“对不起，我先下车了。”

信介向坐在对面这位推销员一边说一边敬了个鞠躬礼，便开始离开坐位。推销员象是在考虑着什么似的，脸上显露出一付忧郁的表情。他深深地吸着烟，一边点了点头，一边将右手抬起来作了个再见的姿势。

下到站台来，信介才感到外面的空气冷飕飕的。现在还不到上午九点钟，天空显得有些阴沉。信介一边仰看那错综复杂的广告牌，一边向山手线东京环城铁路的站台走去。虽然车辆高峰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整个车站里面还是人山人海。也许是怕赶不上车会迟到吧，火车拥挤得几乎将车门都快挤爆了。跳出车厢的人中有跑起来头发被风吹得竖起来的中青年男人，也有一边对表一边小跑的穿着高跟鞋的姑娘，还有吊起眼梢紧紧抱住皮包的年过半百的气喘吁吁的绅士。别看他们脸上的汗珠放射着光彩，可他们心中却总觉得赶不

上这时代的步伐，他们的表情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嗯，也许这就是东京的节奏。

信介呆呆地看着这潮水般的人流，看着这大都会的早晨的繁忙景象。那飞快的急骤的脚步，那停一下又跑，跑一下又停的不知疲倦的电气火车，那扩音器里响起的毫无间断的播音，一切都是后浪推前浪似地奔流着。从今天开始，信介也将成为这东京人流中的一员了。一想到这些，他便鼓足勇气加入到了这人流中去，东撞西撞地朝前迈进。

迄今为止，塙龙五郎曾给了他许多关照，但离开家乡时信介只给他留下了一封信。仅从这一点来看，他再也不好意思回到九州了。母亲也已瘦得象一把骨头，她不可能还来照顾这个儿子了。他要生活下去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他现在背着旅行包走在这儿的东京。

山手线的褐色电气火车一边冒着火花一边滑进了站台，并将一些神色紧张的人群倒在了这并不宽敞的站台上。现在上哪里去呢？实际上，信介身上只带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户口迁移介绍信，还有四千日元的现金。现在他既还没有住处，也还不知道如何找零工干。无论怎样，现在必须先到大学里去看一下。

信介还清楚地记得上次来应考时所走的路线：在东京车站上车，乘山手线到高田马场下车不远便到了。他紧紧握着从博多至东京内的火车票，抱着旅行包乘上了山手线的一辆火车。由于大部分乘客都在东京站下了车，所以车厢里空多了。信介找了一个车厢连接处附近的位置坐下来，毫不在意地观察着自己映在玻窗中的影子。出发前他曾在岩田商店花去六百日元买了一双白色弹力运动鞋，所以现在穿起来脚腿都感到很舒服。一身学生服使他显得很有精神，可惜的是胸

前的纽扣掉了一颗。他那平头上的头发已经长起来了，但不能左右分开，也不能够梳平。虽然脸色有些苍白，但看起来还健康，并不象贫血的样子。膝盖上放的这个旅行包是龙五郎用旧了的，并且显得有些破旧不堪，但也还可以用。这里面装有一本英日辞典，两三条内裤和一个旧军队用的饭盒，还有两本笔记本和吃剩下的两块家乡的面包。

十八岁的信介感到自己是幸运的，至少是他现在已经来到了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可以再也不为家人和亲戚们的生活而担忧了。当然，他现在还没有找到住处和零工，还不知道明天用什么来充饥。但是他想，如实在没办法，也可以打一条野狗来吃几天的。想到这里，他由衷地笑了。坐在他对面的女人用惊奇的眼光望着他，而且皱起了眉头。但火车仍在轰隆轰隆地叫着，跑着。

在高田马场站下了火车，他看见站前有一群穿着黑色制服的学生正排着长队，听说是等到学校去的班车的。一看便知道那都是些新学生，你看那轮廓清晰的学生帽和他们提着的新书包，衣服穿得规规矩矩，动作也显得有些羞羞答答。其中还有不少穿着华丽服装的女大学生。

对那些热闹场面，信介则完全置身事外，他一直沿着市内铁路线朝早稻田大学的方向走去。其实，不坐班车而走路去的学生也相当多，一看走在街两边的人，其中多数是穿着黑制服的学生，这与两边装饰得花花绿绿的商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信介也夹杂到人群中提着他那破旧的旅行包默默地走着。

当他走过户塚街心花园时，信介便感到这里完全是几条学生街的样子。到处是古旧书店，遍街都挂着学生服、学生

帽。信介还不知道学生帽多少钱一顶，不过他认为，新生戴这些华丽的学生帽似乎显得有些孩子气，甚至可以说是傻气。不过，信介自己没有学生帽，总还是感到有些相形见绌。他想，也许自己买一顶戴上会比别人显得更神气一些，但一到商店看了看新帽子的价钱时，他决定永远不戴学生帽了。他知道，现在必须节约每一个铜板，否则今后是要饿肚子的。

信介在户塚派出所前转了弯，通过一条狭窄的小巷向早稻田大学的后门走去。两边的商店大多是卖学生用品的，而且到处都摆有早稻田大学文学院、政治经济学院、商学院等学院的绛紫色校章或院章。看到这种买卖，信介不禁感到有点失望。在他的想象里，大学的校章应该是大学校长或有关人员在庄严的校歌声中核对着学生证一个一个地发放到学生手中。如果有钱就能在商店里买到校章，这岂不是一种廉价的招牌吗？

穿过体育馆，又下了相当长一段石阶，信介看见阶下有几个擦皮鞋的小伙子，看样子都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四周还有不少标语，什么“年轻人，锻炼好你的身体！”什么“诸位学友，请你在这里将皮鞋擦得干干净净再走！”“学生擦鞋九折！”等等。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舍不得花这份钱，现在这里就有一位穿着风衣的小伙子，他两手揣在衣兜里，嘴里叼着一支香烟，正让一位大概与他同年级的身着破褛的学生给他擦着皮鞋。也许这位公子就很有钱。没想到，大学生也有挣这种钱的，信介站在路旁看着那种截然不同的学生的模样，心里却对擦皮鞋者十分佩服。旁边的一位擦皮鞋的同学那里没有一个顾客，正作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在入迷地看着一本袖珍本小说。

“喂，过来。”

一个擦皮鞋的同学向信介这边招手。信介转过头来看了看自己的后面，背后没有任何人。

“叫我吗？”

信介一边向前走去一边问。这位擦皮鞋的同学穿一件高领毛衣、黑色长裤，看起来显得有些苍老。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嘴里叼着一支扁形烟斗，看起来一点不象学生的打扮。信介猜想，也许私立大学的学生就是这种打扮。

“对，就是叫你。把鞋放在这儿，我给你擦擦鞋。”

“这——我穿的是运动鞋。”

“哦，运动鞋。那么，我给你擦白鞋油吧，给十个日元就可以了。”

“不用了，我这是才买的新鞋。”

“是吗……”

那青年作出一副十分难堪的样子，将烟管扔在石头上，然后象是追问信介似地说：

“你为什么站在那里看着不走？”

“我觉得这零工挺有意思的。你也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吗？”

“你看了觉得不象？”

那青年一边反问一边笑了起来。虽然他笑起来后使人一眼就能看出他口里已经缺了一颗牙齿，但却显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我姓绪方，是教育学院的学生。我还参加了本校小白桦剧团，是该剧演出部的成员。你是新生吧？”

“对，文学部的新生。”

“九州来的？一听口音便知道。”

绪方站起身来，拍了拍信介的肩膀说。

“喂，帮我照看一下摊子，我有点事须到演出部去一下。黑油十日元，茶色油十五日元。尽量少用点鞋油，否则得赔本。我马上就回来，拜托了。”

正当信介感到惊愕时，绪方已经跑下了石阶，向校内去了。信介鼓起勇气，决心试一试。他把旅行包放在身旁，一屁股坐在放在路旁的木箱上了。虽然他觉得这位缺一颗牙、面孔很象孙悟空的绪方办事干脆利落，但叫一个刚认识的同学擦皮鞋也未免太过分了。无法，信介只得苦笑着坐了下来。的确，信介怎么也没想到到东京的第一天便在早稻田大学的后门前擦起皮鞋来。他两手抱着膝盖坐在那木箱上，一直莫名其妙地坐在那里望着过路人的脚。

过了一个多小时，这位小白桦剧团的演员绪方回来了。

“唉呀，对不起，真对不起你！”

绪方一边用手搔着脑袋，一边望着放在地上的钱罐。

“嗯，干得不错。”

“擦了五个人的鞋。”信介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来。在信介坐在这里的一个多小时里，他一共给五个人擦了鞋，其中包括一位助教模样的人在内。

“看来你有擦皮鞋的能力。”

绪方从罐中掏出所有的钱来，将一个铜板放在右手上。他考虑了一下后又添了一个递给信介。

“这是什么？”

“利润平分，补我五日元吧。”

“不，我不要。”

“嗯，你不要？那好。”

绪方一下将手缩了回去，并坐在了木箱上。

“那么，就再见了。”

“祝你挣更多的钱。”

信介抬了抬右手，走了。下了石梯后，又踏上了一条长长的林荫道。两边的树枝的嫩叶已经完全遮住了树枝，阳光只能从它们的空隙中透过洒落下来，点点滴滴照在那平坦的水泥路上。嗯，这就是信介的大学路。

信介穿过密密麻麻的校舍，来到了校图书馆前。这里的左边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戏剧博物馆，正面是一座尖房顶的以早稻田大学创始人 大隈命名的大隈礼堂。那尖房顶就象一座高塔，直向云霄插去。图书馆那厚厚的墙壁上爬满了翠绿色的爬山虎，使人感到其内部充满了无穷无尽的知识。

这些景色对信介来说似乎并不陌生，他以前曾在一些考试杂志和学校介绍上看见过这样的图片。不过，今天他有一种洋洋得意之感，因为他现在也是这幅画面中的一点了。他很想站在这里拍摄一张照片给 堀龙五郎他们寄回去，不过他又想，前两年，最好是既不给他们寄照片，也不给他们写信。

不一会儿，信介穿过了操场，走进了文学院大楼的地下室。他在那里买了一个肉馅面包，然后又回到大隈礼堂前的铜像边，在那旁边的一条长凳上坐下开始啃起面包来。这时信介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幸福感。

这时，不知从哪一方传来手风琴伴奏的男女声混合唱的歌，歌声，歌词大意是这样：

年轻的朋友，

让我们在歌声中手拉着手。

为了永久的和平，
让我们在晴空下团结、战斗。

今年才十八岁的伊吹信介过去听到的都是日本民歌，今天才第一次听到了这样铿锵有力的外国歌曲。他一手拿着面包，一手提着旅行包慢慢地向歌声传来的方向走去。

信介还不知道今晚住在哪里，但他现在丝毫不为此着急。这也许是因为他还年轻，不懂事，但更主要的是，自信介出生以来，他就有着父亲重藏那种筑丰男儿的大胆精神。直到天快黑了，信介才不得不设法熬过这来东京的第一个夜晚。

第一位朋友

入夜，信介坐在广场上大隈铜像旁的长凳上欣赏着这校园夜景。背面是研究生院大楼，左边是文学院，右边是公共教学大楼。虽然建筑物三面环抱，却给人一种开阔的感觉。虽是晚上，但大学校园内仍显得生气勃勃。各楼的房间里都灯火辉煌，各条路上来往的人似乎比白天还多。也许是夜大学生还在教室里上课，教室里不时有人影在晃动。只是下午那种动人的歌声没有了。

四月的夜晚，还使人感到有些冷嗖嗖的，信介有时也感到背脊在打抖。不过，此时他还能顶住，因为他现在还兴奋着，心中还有些发热。他很想坐在这里高声地唱一支歌，来